孌雅堂遺集

夔雅堂遺集

往讀夔雅堂遺集見其編次淩雜思爲訂正以廣其傳因泛覽諸書旁參義例其語涉茶村者輒爲抄撮益舊錄所不載者又十五六焉光緒甲午秋七月黃岡陶炯照月舸

誌傳序記六首

方望溪杜茶村先生墓碣先生姓杜氏諱濬字于皇號茶村湖廣黃岡人明季爲諸生避流賊張獻忠之亂流轉至金陵遂久客焉少倜儻常欲赫然著奇節既不得有所試遂一意於詩以此聞天下然雅不欲以詩人自

名也於並世人獨重宣城沈眉生吳中徐昭發自愧不如其在金陵與先君子善客維揚則主蔣前民金陵爲四方冠蓋往來之衝諸公貴人求詩名者湊至先生謝不與通惟故舊或守土吏迫欲見徒步到門亦偶接焉門內爲竹關先生午睡或治事則外鍵之關外設坐約客至視鍵閉則坐而待不得叩關雖大府至亦然及功令有排門之役有司注籍優免先生曰是吾所服也躬雜廝輿夜巡綽衆莫能止先生居北山去先君子居五里而近以詩相得旦晚過從非甚雨疾風無間先君子搆特室從橫不及尋丈置牀在几硯先生至則嘯咏其

中苞與兄百川奉壺觴常提攜開以問學先生偶致雞
豚魚菽必召先君子率苞兄弟往會食其接如家人丙
寅春先生七十有七攜襆被叩門語先君子曰吾老矣
將一視前民歸而窟室蔣山之陽死即葬焉是日渡江
數月竟死維揚喪歸寄長干僧舍一二故人謀卜兆子
世濟曰吾有親而以葬事辱二三君子是謂我非人也
無何世濟亦卒先生故三子一子幼迷失一爲僧遠方
衆莫敢主又數年長沙陳公滄州來守金陵謂先生其
鄉人之能立名義者哀其志爲買小丘蔣山北梅花村
召先生從孫揚文及故人會葬先君子執紼視窆時

苞客燕南歸而命之曰先生吾所尊事汝兄弟親炙可無誌乎苞重其事將俟學之有成而措意焉自先君子歿患難流離今衰且老矣自恨學之無成猶昔而鄉舊限隔恐終墮先人之命乃姑述其大略使人往碣於墓之阡先生詩世所傳不及十一平生著述手定凡四十七冊世濟歿勢家購得之弗善仍歸其從孫某先生生於明萬歷辛亥年正月十六日卒於康熙丁卯年六月某日葬以康熙丙戌年二月十六日銘曰死而不亾光於世嗣逢長 望溪文集

黃州府志隱逸傳杜濬原名紹先字于皇號茶村祖若

芝舉人官知縣父祝進舉人官國子助教世有隱德濬
少慕張江陵之爲人慨然有用世志崇禎己卯中副榜
福藩擁立考試七省貢生因南下見馬阮用事朝政不
綱遂絶意進取僑寓金陵改名濬年才三十餘耳負才
跅弛意氣籠罩時人江南諸老或出或處爭引重焉晩
住雞鳴山之右城之僻遠處也益以文章氣節自厲貧
不克舉火不以干人日列故人所贈湖毫沈水香梅花
片三物坐其間陶陶然誦所爲詩古文嘗謂文體壞於
范陳詩體壞於元白又謂諸妙皆生於活諸響皆出於
老作詩力追少陵燈船鼓吹百韻長歌雖以此得盛名

臕是別調五言律尤高渾沈雄自名一家古文亦獨闢町畦睥睨一世年七十七卒越十九年湘潭陳鵬年守江甯始爲營葬於蔣山北梅花村生平論詩極嚴於時人多所詆訶有富於財者重價購其集焚之世傳變雅堂詩古文不及十之一二子世農字湘民世廈字柏梁世廈早夭所傳燕子磯懷古有鐵積千年石潮歸萬古痕之句世農性孝友賦斷雁吟哭之目欲瞀可謂至性過人者矣亦先濬卒世捷字武功亦工詩並見詩觀

曾亮僑之裕變雅堂詩鈔序詩自虞廷賡歌後體之變且千百由三百而離騷而漢魏而六朝下逮四唐兩宋

遼金元明代異人更境遷情幻其變不勝枚舉要皆不知其然而然雖欲不變不可得然以律諸言志則一也至按之以依永和聲興觀羣怨則多不能以盡協此詩之所以必資於選也然而詩以選精亦以選病蓋自選者之詣於詩也有淺深大小高下之不同又或各如其嗜以立說迨選出而人宗之不能不惑於其說則詩道之陵夷不啻若東下之波卒無能挽之西返者流而至於竟陵率天下以趨於僻澀思務期於險幽語務期於譎仄匪特言志之旨蕩焉無存並所謂溫柔敦厚之風詠歎抑揚之致發揚蹈厲之才頓挫沈雄之氣舉一埽

而除之嗚乎是何可以訓哉予則以爲唐詩尙矣後之克繼唐響者惟明明詩尙矣後之集明大成者惟黃岡杜茶村先生茶村詩雄渾高確能直攄其胸臆而涵蓄藴藉無卑俚易盡之陋維揚卓君子任嘗刊以冠諸遺民之集湘潭陳公滄洲亦嘗稱爲楚詩之冠而梓之吾友彭子棟塘偕其同研陳子抑齋乃更從而裒輯其全編是則二子之闡揚先進不遺餘力也可風也而論世尙友之識亦殊不可以易幾豈但超軼於竟陵直與侯芑之瓣香子雲爭烈矣予於茶村固悅其詩之可以怨也於棟塘抑齋之闡茶村益悅其用心之爲可以觀也

巳乾隆癸亥仲春題於止園之語石山房

陳道川師晉變雅堂詩鈔目錄序石茶村先生詩逋六百五十首先生著述等身先京兆公嘗亟稱之擬梓其集未果逮先子太史公遊江東先生墓木已拱訪其遺詩俱放佚不可收拾僅於先友處抄得百餘首以歸師晉過庭時嘗以授之今二十年往矣乾隆壬戌秋吾友棣塘過我言搜輯先生詩近五百首晉因出篋衍所藏并相與廣羅諸選本汰其重複正其舛譌裒成此帙付諸剞劂氏雖非全豹然表揚名宿嘉惠來學實吾兩先人之至意晉敢忘乎哉曩聞先生有全稿在金陵某氏天

門唐太史嘗親見之俟他日借得補入以成大觀然卽此亦足以傳先生矣

彭棣塘湘懷變雅堂詩鈔目錄序聲詩之盛三百年來莫楚若矣蓋楚風質直尙氣性能不傍門戶若興國黃岡（謂王稚欽伯固兩公）公安景陵（鍾譚前有晉公振之）皆是也顧訾議家往往於極盛中摘其偏而吹毛之立論不必盡當然有其識而力不能舉有其才而學不能充亦未敢盡爲前賢爭也茶村先生接諸家而起沒已一甲子其詩愈行其名愈盛天下皆以不得睹其全集爲歎嗚呼以前賢訾議競起之年而先生益爲世所推重非其力能舉之學

能充之實有以入古風騷閫奧詎易得之於後起者哉湘懷往游白下讀變雅堂稿慕之老友沈丈方舟汪丈瞻侯嘗傾篋以授亦僅什一爾來與抑齋刺史談藝及之抑齋出所藏合以湘懷向所鈔錄得詩幾七百篇編爲茲集先生詩諸家論之審矣懷復何贅顧懷每誦其語覺一往情深自發其胸中之藏寔於當時諸作家外別具一種幽思輒留連不釋手然則數十年來愈久而彌新者其此歟懷弇鄙不知先生詩視唐宋大家爲何如若以之殿諸先輩後推爲楚風之極盛則海內作者諒亦許爲知言已

王菊門德新茶村祠記余塵黃郡文學椽歲在甲申迄癸巳舊好易筍樵來秉邑鐸相與抗談每及杜茶村先生輒奇其詩高其節次年江安楊星山庚以望郎嗣爲郡伯予方請老恖恖謁辭而公之服膺茶村與筍樵無異並詳詢其址余以聞於及門汪生士倫者告之曰村在縣學署北倚高阜俗名鳳凰墩殆緣先生之飢鳳軒而傳是名也今榛蕪矣太守畢然神往者久之余尋去黃筍樵遂力謀建祠專祀糾合邑紳吳君光第及弟光斗朱君兆斗黃君自宸馬君希亮沈君之銓王君祚賓龔君斗南魏君鈐汪生士倫與弟士俊戴君光鈞暨子

年友嚴君垣之弟瓚等踊躍赴功鄉城共學者翕然和之特以專有先後及其遠者大者首修文廟次及節烈祠次至東坡昭井至丙申賡續告竣而符樵及王魏馬三君相繼謝世茶村祠乃尙有志未逮也今秋杪汪生士俊謁選來省攜其兄倫書至始知茶村祠成於客冬已於今春先生生辰奠酹妥靈矣兼述落成之日太守於祠中手書志士不忘及飢鳳軒額且畫先生梅花件讀圖繫之以詩將刊石懸壁與雪堂鴻軒爭韻無何太守淹忽捐館黃人士爲之失望然祠事則自此盛興重九日吳汪二君治具招余齊年現任教諭周君餛化及

伊戚劉君勳西齋萬君閭暨同志十數人於祠中禱祀陶徵士而主以先生重靖節益以表茶村也遠近詠其事者葢襁屬不絶云吾因之有感矣夫以遺老高風如茶村先生其祀於鄉也奚愧以尙文慕義如齊安士大夫其崇斯祀也奚疑而祉而稷之鼓而歌之乃遲在二百年後甚矣論定之難也噫嘻瓣香俎豆報稱有時世之殉名者欲持矯矯之節市重於悠悠之口而且期之旦夕之閒豈不謬哉抑余猶有私幸焉昔太史公不與東封儀嘗以爲恨今茶村祠榮觀超然而楊太守易司訓及王魏諸君子拳拳建謀者皆不及躬慶其成予雖

未瞻拜几筵猶得以耄年殘喘與聞盛會且承諸舊遊爲請作記若相待然意者弖與茶村翁亦有身後緣乎何幸如之爰不辭老拙而爲之記　蓀谿堂文集

詩文一百二首

季滄葦送杜于皇遂嬾亭序杜子可以仕而不仕三十年矣一旦告別云將有京師之行予瞿然子可以仕而猶不仕卽以子之所不足而視乎天下之有餘者則其所足多矣而何以有斯行也杜子曰吾年六十矣將以遂吾嬾吾亦知其難也而京師有吾知己是行爲不孤矣杜子之古文詩歌自公卿大夫以至童亂皆知誦讀

而歌咏之而所求者一亭耳乃使六十老人襆被單行
皇皇然求之於三千里之遠天下之大如此而曰知己
其難也獨如此予讀蘇文有送木邱子序曰古之君子
有絕俗而高有擇地而泰者顧其心常足杜子學者也
不得其亭則已既得之後吾知其心日有不足者矣京
師公卿不能具牛車者往往而有聞子之至必相與恭
敬推挽求子之有所試而後已而子固不仕皆非子之
知己子之知己則不然矣我知子之歸也必有異故於
子之行也既爲之序復系之詩庭草發朱華白雲垂英
英杜子攬我袂結束事遠行承平二十載荆襄屢用兵

楄州寫衡宇卜居蔣州城俗子不相放垂老嬾逢迎喜
有素心人煌煌仕天京交貴貧與賤豈爲今公卿經營
賴知已俄頃亭崢嶸婚嫁慕向長洗沐偶稽生他日秋
山裏當有讀書聲

朱裔三雯跋杜于皇贈序後雯猥以謭材佐玆首郡飲
冰茹蘗兢兢六載常恐隕越以貽知已羞辱先生惠而
好我公餘藉卉領益良多竊媿薄俸之分贈無幾不克
卜浣花之宅爲子美吟嘯地草堂有靈能無怨恫丙寅
秋量移雲閒雖荷聖天子特達之知感激思奮然素心
良友天各一方殊不勝停雲落月之感瀕行先生遺我

一卷題曰寫心話言盥手讀之情摯而語眞一片纏綿鬱結之懷慷慨激昂之致勃勃從紙背出當不僅如聽渭城之歌折河梁之柳令人黯然魂銷已也獨是獎借過甚謬以涼德之躬加之華衮之榮撫心自問何以克堪又不禁汗之涔涔下矣吳淞距金陵不越七百里而盈盈帶水雲山間之懷我故人邈在天際唯日手此一卷以當書紳用益自勉以期不負知己幷上答聖天子遴簡之至意庶幾不期年而令行禁止躋斯民於養恬之域當邀先生於九峯三泖間鱸魚可釣蓴菜堪供江鷗一席虛左以待蠶翁阜巷尋梅繼杜嚴之遺韻也哉

明月在天兩心如對清風戒寒努力自愛浙西同學弟
朱叟拜手言時丙寅九月立冬日書於懷汲堂
龔孝升鼎孳反乞食詩其序云游子歲晏冰雪載塗盎
粟行盡飢軀無所見杜子于皇乞食詩惻然心傷爲賦
反乞食詩蹇余賦性拙亂離復中之艱難一身竟忍與
貧賤辭故園既蕪沒倉皇賦歸來食指以繁多況乃眈
銜杯廉吏不可爲感彼負薪詩鄙人烏能廉媿乏聚斂
才干祿不自力而望他人貽　三十二芙蓉齋稿
又重過茶村草堂詩但坐愛秋陰顏色一何苦俯視落
葉深仰視茅屋古由來曠士心天遺百憂聚歌哭不敢

明慘淡如欲雨牀頭甕雖竭斯意吾忍吐當時饑鳳軒杯行尚堪數蒼蒼各攬鬢殘日漸踰午不知醉飽人端居復奚取　同上

又九月十三日杜于皇招同蔣前民諸子登清涼臺口占五首萬里秋陰入暮烟盤空石磴斷虹前西風殘葉能多少變盡江山九月天蔣子清詩扣玉絃鐵衾老屋賞樊川山前自挈盤飡至口口吳姬夜數錢錦樹籠烟百尺孤戍樓夜角報棲烏秋宵一刻恩難負我輩登臨非酒徒六代寒潮戰伐迴華林苦樂總蒿萊杜陵漫興渾無賴揮灑西山到酒杯千峯並日坐飛觴秋入乾坤

有醉鄉鴈外一聲誰弄笛梅花哀怨落青羌 同上

又壽杜于皇四十詩栗里愁看甲子新天涯風物隔芳辰齊梁地老三湘月麟鳳名欺一飯身漸喜白頭經世故錯將青眼料他人蹉跎萬事成飄絮不棄狂生獨有貧惜別魂銷燕子磯江天雪霽淚花微相憐豈爲浮雲遠不妒翻疑絕代非避地十年輕鳳德出門斜日過烏衣窮交散盡餘春草燈火蕭疏掩夕扉 同上

又過于皇餞鳳軒詩戶外蒼山暮靄沈牀頭蟋蟀亂秋林坐深梧竹疑明月老至悲歡聚客心才厄楚江元自昔徑逢舊雨卻從今傷神入洛空羈宦慚媿天涯粱父

吟同上

又清江浦留別杜于皇詩野水翻星急舟懸荻戶旁宵寒偏罷酒夢近欲連牀戍鼓嚴三箭風燈觸四方轉憐秋草綠北郭路非長酒香情更遠眞自戀江湖星外鴻高下霜中月有無分攜僧落葉飄泊對棲烏且復斯須立關山從此孤同上

又答杜于皇喜余至白下四首素交應信謀歸意急瀨扁舟狎五羊雨雪夢懸千里駕江山春入半肩裝長干對酒重蕭瑟北固迴潮轉混茫涼月早開三徑待薜蘿今不似他鄉忽漫柴荊八載過故人芳訊滿關河愁中

蹤跡經心見老去文章感事多清晝長閒絲臥病好秋相對只高歌誰從雲壑分陶寫一滅東華鬢髮皤不爲九關工勸駕名山幽客見何由飄搖轉羨梅花節歸去懸愁剡雪舟豈有蒼生堪再誤可容紅樹竟三秋景陽宮漏桃根水把臂全勝萬里游坦步斜陽古巷行鍾山雲物識狂生百年吾道高龍腹四壁秋風動馬卿薊北煙霜羈客淚橋西橡栗古人情翻嫌吳苑淹移棹雨過臺城落葉平　同上

又過杜于皇餓鳳軒詩晨風感長征九載一鄉縣岩巢鍾嶺色復此蓬門見萬響急深秋況乃淒搗練孤桐何

隂森江雨暗遥甸對酒理素琴斯會反荒宴別多歡苦稀寒花漸飛霞各保金石姿無爲雪霜變廣陌散蒼烟高齋下涼日竟晨惜晷短爛漫秋鐙出清歡無節緒盤飧雜紙筆酌苦方及膂附牀恰平膝地偏耽卜夜明晦理仍一棲棲眷林鳥安用歸飛疾不登君子堂焉知庭幃樂時蜺翁先生同着略拄坐餘事敦友朋佳氣浮几閣茅宇一白雲浩歌動空漠楚魚遠可致江帆春欲落雞黍此山中蕭疏恣城郭登高望歸人風塵一何急相攜中林幽萬里娛壁立爲憐桐雨響翻空秋星入蒼茫古時月尊酒竟沾濕衰鳳誠苦饑鶵雛豈能及

又眞江舟中對月柬杜于皇臺城寒月逮瓜渚人上眞州送客船纔隔孤篷愁好夜況逢哀雁數遙天新詩酒罷清無敵舊雨橋西晚倍憐總信季鷹歸興早草堂梧竹已淒然

又于皇伯紫相送燕子磯流連三日依韻和答酒幔河橋雪乍晴行人嬾似送行人春潮不及離愁遠燕子磯頭江水平生涯自分老漁磯一出空林伴侶稀別後憑高須極望冥鴻終向北山飛渺渺風波不可行蕭蕭樽酒當班荆斷魂去住爭今夕何限寒江欲暮情

吳梅村偉業送杜二于皇從婁東往武林兼簡曹司農

秋岳及范僉事正詩五月江村客行曉僮無朝餔馬無草路穿槐柳到柴門滿架藤花屋灑埽與君相別定經年一見嗟余頭白早東鄰濁酒賒未到盤格麄疏具梨棗莫怪貧家一飯難主人長饑客不飽解囊示我金焦詩四壁波濤驚欲倒一氣元音接混茫想落千峯人飛鳥近來此地擅時譽粉飾開元與天寶我把耒鋤倦唱酬恥畫蛾眉鬬工巧看君爽氣出江山始悔從前作詩少海內悠悠識者誰汝有平生故人好副相猶然臥茂陵侍郎已是歸嶺表況偕少伯共登臨西子湖頭月皎皎人生貧賤何足悲縱酒高歌白雲杳勝絕容留我輩

狂刼灰燒盡雷峯小落落窮途感快游愧我菰蘆色枯槁佳句流傳遍世間寄書早慰江潭老 梅村詩集

朱竹垞彝尊同杜濬俞汝言屈大均三處士放鶴洲探梅詩徑轉叢篁曲谿迴石磴斜名園傳故相勝事復吾家晩日吹山雨陰雲覆浦沙春風三百樹猶有未開花 曝書亭集

又別杜二詩石城烽火後孤客轉浮沈乞食來吳市爲園失漢陰襄陽耆舊傳荆楚歲時心還復扁舟去淒其洛下吟 同上

王阮亭士正望雞籠山雪寄杜于皇詩天半雞籠雪遥

遙遙興徧春陰寒未散雲壑更相鮮不辨谷中樹應添巖下泉因懷杜陵叟拾橡此中眠 漁洋菁華錄

潘次耕耒贈杜于皇詩男兒無家復無國六合飄然一孤客客行落落雲出岑其去無跡來無心山水佳處便淹泊偶然相逢不可尋黃岡豪士世無偶胸吞雲夢者八九神鷹鎩翮不能飛丹霄碧海將安歸三十年來泛河舸大塊無塵能著我商山鬚眉大澤裘遊戲人間無不可往年訪友揚州城州人喧呼看歲星如雲冠蓋趨門庭先生酣眠醉不醒醒來洗眼焦山青金焦如螺意不快一葉翻然下江瀨青邱方壺不可期白龍赤鯉遙

相待我亦汗漫之遐方束髮結交多老蒼惟翁差池未識面江雲闕樹空相望錫山葉脫蠡湖頭散步禪房見筇杖怪來避地已經年笑我勞勞逐塵鞅昆明刼火方洞然老髯抃山波接天土偶桃人莫相笑久客會有還山年先生無事但晏眠大瓢滿酌清泠泉君不見君家杜陵喪家者茅屋秋風淚盈把揮淚高歌洗兵馬　遂初堂詩集

陳其年維崧歌贈杜于皇我昔住冶城家近石子岡魏收能弄戟敬則解拍張江東冠蓋爭輻輳臺下山川本鬱蒼一代清流歸太學六朝豔曲有諸郎至尊晝坐黃

金牀牙籤堆滿中書堂瑤星不動澄少海二十八宿羅文昌肥牛大肉啖崔蔡輕軒細馬馱班揚中官赤棒避文士布衣白帢多輝光杜陵二十游京國青春彩筆增顏色豈惟公等增顏色僕亦翩翩有人識風塵澒洞尋傖來華林賓客安在哉杜陵老大不得志頭白只向江頭哀蜀岡柳絮正堪把逢君揚州古城下揚州酒價不肯低眼看高樓淚如瀉君不見飛龍廐下諸小兒蕭韉夾路青絲騎又不見東家買得近跳跋人奴詎受侯家答天生此輩本俊物爾曹嘆啨空爾爲江海樓集

又贈杜于皇詩蕩浩乾坤內如君老客星浮雲雙皁帽

落日一新亭昨過江陵估攤錢下洞庭亂離終在口淒咽不堪聽同上

王山長岱𨙸江遇杜于皇口占云別來三十載尙復滯三山身老詩能穩名高氣愈閒借杯澆礧磈是日同得醉酒樓

句當躋攀示焦山詩開口堪同笑斜陽醉不還可菴集

黃九煙周星秋日與杜子過高座寺登雨花臺詩披髮何時下大荒河山舉目共淒涼客來古寺談秋雨天爲幽人駐夕陽去國屏原終婞直無家李白只佯狂百年多少憑高淚每到西風洒幾行明詩別裁

石閭琢文成王山客寄杜茶村集詩傑哉杜夫子落筆

風雨驚幼學謝康樂晚和陶淵明千首茶村集世重如白珩斯人不可作空懷鸞鳳音一函遠寄將開卷愜生平物貴投所好不在千金璵對此不能寐琴月照疏櫺

蔣前民易清涼山頂留別杜于皇詩招提上夕陽別酒豎崇岡秋老孤帆色人輕百戰場江雲平楚岸風葉減吳霜來日空回首思君獨渺茫 明詩別裁

程崑崙康莊杜于皇飲署齋詩硯廬容几席盡日象筵開愛雨移廊坐聽更毘僕催惟恐客去之交新無狎論情使人消受爽氣見多才呼取河東酒情親自醱醅 日課堂集

王巽公撰贈杜于皇詩憶自分攜歷變更訪君曾過石

頭城人驚夔府貧來句世重樊川亂後名此地溪山千里夢今宵尊酒廿年情西陵放櫂乘秋漲好待苑郊泛月明 三餘集

顧黃公景星聞杜二幾以文字得罪詩杜濬久不見[illegible]鳴空有聲多言愁子貢無語失然明春臼胸中貯磨[illegible]座右銘吹毛非大雅易遂野人情 白茅堂集

又寄余澹心並懷杜于皇紀伯紫詩金鼇詩老金陵客卜築雞鳴古寺東幾處梅花烏榁酒一牀緗帙白頭翁往來可有茶村在 遡有訛傳 風味遙憐籟叟同聞道城南屯萬馬故人愁絕亂雲中 同上

又麻城旅夜讀吳初明烱楚游詩兼寄杜二濬五言詩律好知子有師承近日標高格茶村句可稱斯文看後起一鼓竟先登老我無堪述平生幾折肱 同上

奚蘇嶺祿詒杜于皇表兄見訪詩不以行藏異來探久別人艱難如隔世涕淚共雙親笛裏梅花落江頭燕子新相看在逆旅豈是故園春松柏先人地文章弱冠時只今春作夢可惜鬢成絲產破關河在憂深笑傲危莫貪建業好忘卻武昌思 知津堂集

又粱溪邸中同杜于皇夜坐詩歸程樂土總難尋眼見連營過武林不信能銷青海箭祇今坐困白頭吟酒添

長夏三分暑月伏中宵一片陰江上重逢今昔異晩風雖好不開襟同上

又治春詞約于皇不至詩杜陵老叟窮可憐猶能斗酒詩百篇今朝何處壚頭醉知有人家送酒錢同上

周櫟園寄杜于皇札云前者小集喜高朋之入座而未獲盡懽殊爲悒悒茲得手教急爲發函見三篋所書大作無一字不深老先生於此道亦既伐毛洗髓久證果位者無庸弟之贅述獨是讀畫一篇離離奇奇雖在先生集中亦眞見所未見何物讀畫樓而辱先生之一記又辱先生之一詩弟所得於先生者不爲不侈矣謝謝

李笠翁寄杜于皇札云來牘九首拙選已登其八惟復何元方一劄過於抹倒時人未免犯忌故逸之弟下錄他人所作或有厭倦之心獨於于皇不然葢爲藏巧非藏拙也新刻巧團圓一册附政爲人藏巧而巧不自藏于皇得此又將發難端矣先爲道破或能免此

熊文端公與杜于皇書云近見某輩重刻朱子語類以救坊間講章之獘使操觚家知宗朱說似矣但斯道自姚江提唱以來聖賢經傳悉變而爲西竺教典詖淫邪遁充塞宇宙奚講章之足云如今思所救正須是徹底整頓拔本塞源方有頭緒不此之計而區區講章之是

問抑亦末矣況文公著述雖富其微言奥指端在四書集註與文集中往復論學之書學者誠能虛心玩繹得其要領亦自可豁然貫通若語類實出於門人一時雜記未必盡得朱氏之意且就中自相矛盾者甚多有識者早已束之高閣矣今惡講章而取語類是棄二五而用十也重刊語類以救正講章是同浴而譏裸體也前此者姑勿論自金華四子而後善學朱子者莫如薛文清胡文敬羅文莊之三子者亦惟是眞知實踐存茲正脈其所著讀書居業二錄困知一記何等切實何等簡要嗚乎此誠考亭眞弟子也何嘗今日刻遺集明日刻

語錄將聖賢傳心論學之書把來做時文選本一例刊布苟圖一時之利不顧熒惑後進陷溺人心以遺患於無窮名士家習氣往往為害如此且講章自大全外如蒙引存疑淺說說約雖近粗支猶不詭於正惟正嘉後狐白燃犀九經湖南等解及近日心印舌存等書則真狂病喪心野狐譚禪矣以顏子為圓頓超悟以曾子為苦行漸修以大德敦化為毘盧性海以明明德為明心見性以止至善為菩提正覺以朝聞道夕死可矣為涅槃了生死大解脫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為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百餘年來論學講書大率如此嗚乎此可

爲痛哭者也如今初學且宜俻看集註參以大全或問庶幾由洛閩而溯魯鄒不至貿貿然昏迷於所往若復教之以駁雜汗濾之語類是揚湯以止沸未見其有益也某輩全未讀書窮理只隨聲尊奉一朱子以爲名高鹵莽顢頇居然自命以瞽引瞽莫識其非看來於朱子之學全未夢見以某輩而表章朱學祇足爲朱子之一大厄而已矣倒不如王龍溪錢緒山李卓吾林兆恩輩顯然詆毀其爲害猶明白而易見也先生其亦以爲然否

經義齋集

書曰詩言志傳曰言者心之聲也昌黎曰仁義之人其

言藹如蓋言本也物無不由本而知末者文章之道何獨不然先生品地已踞絕頂其俯視一切直如氄雞縈縈無有超然之意舉凡世之號稱得意者大都皆先生之所哀而憫之者也先生之本如是故發爲文章如數家珍自道其實片言隻字皆足動人目今海內傳誦無不首肯心折至有讀未終篇而爲之泫然泣下者蓋三代之直在人秉彝之良終難澌滅固其宜也而不知者僅求之鉛槧攻苦詞章跌宕之間以謂于皇語言文字妙天下吁殆猶膚革之見也僕今之鄙儒亦非能知先生者也而蠡管所及自以爲稍有得於作者精神志氣

之所存亦欲世之求先生者不於其末而於其本則庶幾萬一焉爾矣若吳草廬何嘗無經術危太僕何嘗無文章只是欲傳不得爾士君子立身一差即萬事瓦裂文不文又奚足論哉雖然僕於此猶有疑焉先生生平壁立千仞尚友古人固薄時輩不足爲彼奸人牢籠充隱之計何難一眼看破且回首四十年以前散髮入山棄妻子捐墳墓不顧飢寒顛頓身經九死是何等節概又豈區區詩文陋習與餔啜細故所能少動其心者謂宜先生之予奪嚴於衮鉞不可以豪髮假也乃細讀大集其中往來贈答與觴詠輓章諸作不無一二歸命於

當世之達尊而所謂當世之達尊則又吾儕之所目爲敗名喪節寡廉鮮耻不足齒於士夫之列者薰蕕不同器顏跖不共居諒先生籌之熟矣不知何故而復有此菑唐之作也管幼安必不肯爲陳琳誌墓陶靖節必不肯以詩輓王韶之古人逼介之際斷然不苟類如此今先生一身似有難以本末論者此僕之所以不能無疑也賢者固不可測意先生必更有所見幸不憚進而教之燈下信筆疾書干冒左右語不暇擇並惟高明鑒宥焉同上

前書冒瀆自謂寸莛撞鐘無能卽應接手教可謂鬬所

未聞也先生修名已立而僕猶剌剌不已蓋不揣愚頭欲爲他山礲石爾蜉蝣撼大樹則豈敢爲之哉人生五倫統是一事情理之外更無學問先生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嗚乎意誠厚矣仁可過義不可過吾輩存心當如是爾些須方愧唐突何足掛齒同里高賢如先生者有幾而顧令淪落至此吾黨惡能辭其責過此以往一瓢一簞當與先生共之僕雖困尚能少爲先生地也眞切眞切佳集容盥讀再求提誨賜硯製端而質堅殆斧柯園中物也右軍一風字值三萬錢先生之惠我多矣謹置之案頭用當蒼玉不敢作澄心堂

玩好觀也 同上

又昨某君過小齋出所著二集見示僕因僭謂之曰四始居六籍之一非細故也乃至降而爲騷爲辭賦爲近體愈變愈下至唐而極矣唐人以之取士其實不過聲調音節而已謂之無詩可也今縱不能議復古亦必稍存風雅之遺意而近代作者往往以餖飣爲能雕繪爲工塡塞典故不顧其安如土偶衣文繡靈氣絕無此種技倆則又遠出唐人下矣因說如杜茶村五言律一味淸老絕非時流所能項背惜知而好之者少某君聞僕言頗爲首肯但度諸公家計已成萬難另起爐竈只好

聽其撇弄留作後日之古事雕龍及事文類聚等書可
爾僕非知詩者偶爾妄謂先生或不以爲大謬耶某君
又極推重王山長孫豹人山長之可葬集吾不知其視
變雅堂集爲何如海內自有能辨之者豹人所著僕未
之多見幸先生詳示之金山石刻附覽餘不盡同上
又答杜于皇云承教具見至誼先生眞古人也僕於泛
應中郤有分寸未敢草草嗣此當益加愼重以副台指
爾三作並淡絕老絕先生妙於擊虛故下筆陳言盡去
一種幽香在楮墨之表所謂君身有仙骨也拜服拜服
制義代聖賢說話要在明理前代以此取士制甚善也

而法脈之眞惟成弘間程墨得之廹新學出而正脈亂矣即峨雪梅村亦僅以才氣取勝求之聖人之微指尙在出入離合之間癸酉甲戌而後野子元經穢惡滿紙壬午癸未則狐精譚禪狂病喪心其殆亡國之音乎可見治術原於道術文運關乎世運理無僭差往往而是矣僕非知文者因拙序見許故復及之同上

又與韓元少書云杜子于皇管陶之流亞也家故貧且將老矣生平著述無力壽之梓僕特趣其走吳門一謁當事爲梨棗計幸足下多方羽翼以襄其成且嚴冬旅次並祈留神照拂勿令失所葢于皇一切非同草草者

足下交盡天下士不若交一杜于皇僕敢斗胆爲此語
足下幸勿河漢予言也僕雖不肖亦何嘗肯妄許一人
僕嘗謂當今時文推元少第一詩古文推于皇第一自
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未知足下亦首肯否 同上

贈篇領到盥誦再過覺眞性至誼溢於言表令人讀之
歌泣竝至而文字之妙愈虛愈折愈樸愈老舉兩漢八
家之奧盡括其中卻不見有步趨前人之迹文章至此
可謂入於化矣古人點睛益毛要當於閒淡處求之豈
可爲淺者道哉但僕鹿鹿鄙人先生奬借不無逾量對
之彌增愧汗爾白香山一文謝六七萬皇甫湜每字三

縑猶存見少況知己贈言將與性命同寶又不當僅以聲價論也如何如何僕自客金陵屈指有三大幸八年之中購得藏書數萬卷一大幸也得共杜于于皇游二大幸也茲又得投贈之作庶幾不朽三大幸也有此三大幸勝似坐中書堂做格天事業矣 同上

柳子厚嘗自述其所用心日本之太史以著其潔蓋文必潔而後眞氣出至理存焉潔者精粹之別稱非枯瘠消索之謂也坡公所謂漸老漸熟乃造平淡者是也此道惟先生可語後生小子並不知淡潔二字作何解也如何 同上

大作愈淡愈老枯木寒鴉惟靜慧人方能領會爾文清
十詠內有用古韻者我輩既欲追和卽未便更限昔昌
黎亦間有之高明以爲如何　同上
樂府就三李論供奉最得西涯有意致于鱗則索然矣
鄙著不足道但亦非漫焉下筆者容錄出奉覽惟先生
庶幾知音爾　同上
樂府實風雅之宗自入代來眞得其解者寥寥宜乎斯
道之日下也鄙著本不足觀然亦稍有返古之意恐時
眼難入又直土羹視之爾昨接教知極蒙鑒賞則孰謂
子期之後無人耶欣慰欣慰卽求細加點定冠以序言

便當如台指梓以問世海內之大焉知再無知音如杜先生其人者借曰無之有一先生足矣又奚疑焉　同上

樂府如郊廟鐃歌及巾舞鐸舞白紵舞等篇皆是音義閒雜以便鼓吹若今之琴譜絃索腔調是也兼以伶人訛傳誤寫往往不可讀解前輩不審其故都認以爲古一切模糊效之遂至文義不通故鄙著遇此等題則概置之不敢蹈自欺欺人之陋習如前札之云也但近時作者都只從三唐下手卽選體亦不甚講究況上及雅騷耶鄙作若出定又作覆瓿用耳意欲並近體刻之庶幾通俗稍了區區吟詠一事容全錄出請正後方以問

世也同上

燕磯中二聯自非工部不能訪僧亦清新可愛總之老詩伯開口便自別耳敬服敬服拙作以限韻又出急就殊覺草草先生必直斥之乃見吾輩至誼一味包荒非所敢望也如何如何日下章句膠轕吟興甚索四詩容從容奉和同上

正學淆亂已久人心陷溺如江河日下言之可爲痛哭不揣穀然論著存茲鄙說以告當世至舉而措之誠不能不待乎其人也夫亭淋漓痛切正與鄙意相合者文之高老絕倫又不待贊矣同上

文人徧多魔障或造物者忌之爾惟有道能極力擺脫不爲所苦不然如胸中冰炭何近刻酷似東方曼倩傳然而寄託特深讀之令人絕倒又爲痛哭也至其清冷入妙如嚼香雪絕不類人間烟火文境至此求之古今人集中可多得耶 同上

昨needed三云雲間詩會頗盛大約太倉歷下之餘爾若得少穀提唱其間卽習氣可轉而雅道一振以此亟引領於先生先生大名久在幾社又有賢太守爲之居停茂陵游興定不寂寞惟僕輩則不無離索之感耳然此方人旣不能爲置草堂卽欲挽留高賢得乎先生其行矣

僕異時將游於武林舟過三泖當能與知己一醉濯纓亭也同上

又輓杜于皇文丙辰陽月予至金陵擔簦訪舊居張艮朋見君文章識君姓字物色高踪締交無自君日思我猶予思君同客他鄉把臂情慇乃適君廬乃握君手傾盍班荊中情一剖予年半百君逾七旬形骸爾忘笑語自傾鍾山之陽青溪之滸草堂茅屋相隔數武景濂閣上邊雪亭中月夕花晨譚塵詩筒我讀君詩君飲予酒老婦烹雌稚兒剪韭秦淮夜艓牛首春峯執袂拍肩杖履從容或耦以樵或艘以釣散髮狂歌相視而笑君雖

刖玉兮亦焦琴窮通一致潛躍一心木落江寒山空萩
老君門常閉兮跡亦掃二豎侵兮抱膝徒傷餓軀君去
客死維揚妻莫汝哭子莫汝負疏衾榆棺停棲僧院亦
有故舊誰命素車亦有遺書誰念蒼葭旅櫬浮江長干
幽逕故園已矣飄飄孤魄兮亦寢朽秋鬢皤皤蒲柳微
軀視息幾何百年旦暮總歸衰草泉路冥冥疇能自保
撫棺痛哭君未必聞絮酒三爵彿此荒文　同上
又慰問于皇遭跌詩大火逐雲流長空鋪日月達人持
靜幾欹枕安樸拙傷哉和氏兒銜身嬰一刖亦有樂正
子下堂理陳說舉足皆危坷枘鑿常格格行矣慎登臨

寸陰齊浩刼 同上

又再慰問于皇詩磨蟻轉鴻濛人生勞歲月動定見吉凶無論巧與拙龍門固腐儒晦菴亦天刖賤形不關形至理難詮說所以南城子守身具成格于手竟何爲浮屠歸空刼 同上

又飲茶村精舍詩春陰吹不散此日恰新晴劇飲寧非醉狂歌子獨清消祛塵俗慮想見古人情飽德寧虛語如蘭句已成過飲先生酒春宵爲我晴盤飱能味淡殽核亦香清不羨櫨槽樂端憐雞黍情燕衎都爾爾何用歎無成 同上

又春亭對雨柬于皇詩草堂花意近風雨亂春晴修竹搖空冷殘梅入望淸烟霞本故物邱壑自多情鹿鹿胡爲者輸君學晚成同上

又答于皇晴寒見懷詩憑欄添野眺曉閣見山晴積素春容澹餘寒峰骨淸蕭蕭江樹影漠漠水雲情轉眼芳勝奚囊共汝成同上

又答于皇謝贈天闕茶詩聞君耽苦啜澡雪試眞茶竈擧泉如沸山行橘放芽只玆天闕種堪作武陵花盧椀姑徐酌江梅待晚霞舊日桑門侶貽將穀雨茶蘭盂盛細葉椰盞薦新芽潤比瓊漿色烟成雪浪花先生知味

者幾點似青氊同上

又丙寅初度酬于皇詩閉閤爭傳楊子居披函不下五車餘吟成新句詩爲史注就遺經口作書楚岫凋零悲杜宇秦川寂寞老羌魚白衣蒼狗君知否莫向桑田覓鄭渠邊雪城頭好卜居多君飲澗一瓢餘閒來且習蘭亭草老去能拋梵貝書杖底蹣跚疑社與樽前聊晩學村漁聞聞見見都如此携手江干弔二渠潑涼寒月半山居窮巷無人野眺餘鴻爪何心留雪印雁飛隨意作空書身漂吳楚啼兼笑事去來今樵共漁直到晩年方習靜眞源活水似新渠同上

又答于皇謝酒絲詩顏瓢與蹠膾各各矜其有世事總
難推與君且飲酒哲士念緇衣明主壓挾纊鄭重歲寒
身白頭休惆悵讀書性始靜涉世心方小君問個中幾
試看牕前草默識物非他心通天亦小如何昨暮見錯
認西園草同上
朱牧仲舉宏濟寺訪蒲菴道人次杜于皇韻一棹破江
光捫蘿到上方巖深石作屋地僻水爲鄉鳥雀空林靜
茶瓜夏日長吟詩偕老衲清磬下迴廊西陂類稾
又夏日同杜于皇康小范陳伯璣董文友倪闇公過高
座寺訪無可大師復至萬松菴訪張爾公吳漢若卽事

有作詩淩晨結伴出長干雲白山青野望寬花雨高臺
聞遠磬松陰曲逕覓幽蘭六朝興廢從誰問一代風流
接席看欲刻新篁留姓字茶煙輕裊夕陽殘 同上
王雪洲追與晤杜二詩隋堤佳景竟誰傳春月秋花盡
可憐兩度邗溝尋樂土一年一見杜樊川 居侯樓集
毛亦史師杜追感杜茶村先生詩一生心事向誰陳道
路皇皇老更貧白髮幾人懷故苑青山何地葬遺民狂
來自合歌裒鳳絕處猶堪祀獲麟 或疑此語太重歸愚曰太白古風亦嘗用之詩人之辭不必過執
名並少陵身客死空餘書卷照千春
鄧邦如之愈杜陵先生歌寄杜于皇先生云杜陵先生

具絕識曾賦秋胡諷京國未及三年杞慮符傷哉天地遂傾側先生依戀獨鍾山俯視塵寰都昏黑虎伏龍眠靈鳳饑閟露文章瞻鱗翼德輝高遯備綵珍雷動蟄起風雲逼橫絕四海未得鄰後先百代孰並則就中彥彝柳州言宣尼之文幽以默小子愚頑獨往慇私淑頻年忘寢食恭惟先君金石交追隨豈斬垂拂拭痛當攀柏廢莪餘血涕橫流悲岵陟夜壑悠悠莫與銘平生故人應動色況乃同調又如椽安得奮飛述先德癡懷妄想將畢生憑誰囿文通消息昨秋鄭老自南來捆載新篇到絕域因悉爵靈光歸然歡欣飜倒思無極丁盥拜鄭

郵此辭淚灑行間陳悃愊他時儻獲假扶摇准擬門牆
一餉徊吁嗟乎比干之墓延陵碑卓立山邱頗奇特碑
中更是宣尼墨
又做八哀詩處士于皇杜公云少陵去千年積波𡿺足
痛先生變雅篇正聲堪伯仲多謝王與唐竟付羲皇夢
北海難馴龍南嶽迺饑鳳
張南村憖杜茶村生日詩少陵以後見茶村今日尤稱
大雅尊游歷勝時惟大笑吟當佳處欲無言蓬萊閱世
水淸淺甲子編年日討論我愛爾來文字潔風流不愧
古龍門

吳園次綺贈茶村詞憶曹劉並駕吳楚連橫狎盟曾推時侶鄧尉淒涼杜陵飄泊中道離羣誰與十載分襟一朝連袂依然爾汝念綈袍范叔生平攬贈翻成凝佇此地顏蘇舊處有文章賓客酉歡林潋肯勝跡而今車笠頓忘縞紵好將煙水收成佳句趨向城南棋墅且莫令千古湖山輕笑詞人歸去

又答茶村詞歷送霜愁蛩添雨思苦生臥閣渾無事柴桑處士正饑驅白衣慚愧江州刺　句冷吳楓題殘冰柿杜家又讓君行二買山自是故人心何須咄咄頻書字

汪邵孫白門訪茶村先輩詩逢公儼得覩先公生死悲
歡一拜中赤壁負薪慚手澤白門修史待文忠家珍惟
賸牙籤古榻靜嘗宜翠竹叢工部遺風渾不異詩成泣
鬼又將同

程孚夏瑞諭輓杜茶村先生詩病足艱移步扶余送出
門論詩忘暮雨飲酒逼黃昏不盡詼諧興頻多肝胆言
先生長不死身久在崑崙

陳仲夔大章東車雙亭余右弓訪茶村集詩茶村不羈
人遯跡來江外聲價沸三吳絕學窺六藝謅傲或寡諧
經奇亦可貴身死訖不耀遺文恐遂墜世傳變雅堂十

百纔一二頗聞石室藏心精未泯昧文章與世運實用參否泰麗正日星芒耿介河嶽氣碧海掣鵾鵬幽潛出光怪作者豈必同道在無小大乾坤萬萬古此理終不易兩君篤嗜學蒐羅包巨細一字苟見珍心風甚抓疥廣川無逆流靈珠不辭芥知音世誠稀賤目昔所戒誰爲定吾文應雪桓譚涕　秋蓬集

踰治存文蔡懷杜茶村詩杜陵詩老老更貧藥爐經卷送殘春燈船鼓吹詞猶在不見雞籠拾椽人　紅蕉山館詩集

夏觀川力昶得黃岡杜茶村未刻三種云江南遺稿覓

凋殘變雅堂從舊里看十廟有家啼烏換三江無火夜
螢寒野雲流破生前夢滄海橫飛筆下瀾況是楚風淪
落盡把君詩卷一加餐曾倚金陵北郭看草堂無路百
花殘女牆歷歷孤藤蔓翁仲蕭蕭夾道寒江水六朝人
夢覺秦淮雙槳月沈瀾誰家樓閣能消受猶供當年野
客餐 觀川詩集

王徒洲鑾讀荼村集詩㚇㚇乙榜舊科名荼喜風流變
雅聲自是品能高宇宙不如人是未公卿燈船鼓吹江
南夢屬國牛羊塞上情我亦計星仇祿命投書眞欲吊
先生 高士莊草

程維周之楨訪杜于皇先生故居詩城郭蕭條草露深
天涯迢遞愴人琴雞鳴十廟餘荒宅鳳去何年返故岑
陶令猶爲晉徵士庾兮獨有楚知音自從入口流離後
赤壁江聲空古今拾橡悲歌人不作浣花寂寞一千年
泫泫天地生何託落落文章絕可憐先生詩囊無餘粟竈無煙天下文章絕可憐
鍾阜秋高吟皓月竹樓宅近少炊煙紙灰聊薦枌
榆社送與先生當酒錢典盡衣裳不折腰愁看稀帳影
飄蕭家無一飽惟高臥天與奇窮顯後彫故國蟲沙喧
四鎮秦淮燈火送南朝那知耐冷遺民在爛醉金焦咽
晩潮先生遺作江南客花塚茶丘葬白門直補楚風歌

帝子誰從吳地訪兒孫一時黃蔣皆良友三徑爭求識舊村四十六年流寓感金陵坏土費招魂維周詩鈔

王一燑題杜茶村故里詩吳楚詩人命不猶自來詞賦獨悲秋天將故老存文獻道爲先民甘放流青冢碑應銘處士白頭義弗學留侯招魂三閭家何在痛哭江南淚未收黃州府志

徐上鏞謁杜茶村先生祠詩滄海浮雲變莫測浩蕩乾坤老孤客文章志節垂光黃飢鳳千秋有生色樊川後人茶村翁少鬱奇氣悲奇窮縱橫遊跡半吳楚廓然六合橫心胸晚年歸卧蔣山麓千樹梅花數椽屋閉門謝

絕冠屐交一編自伴梅花讀落落風塵熟吾偶合向林泉終白首一坏鍾阜葬詩人人與青山同不朽風流淪落二百年瓣香梓里欽前賢近來赤壁訪遺址崇祠屹立鄰坡仙我來展拜頻欽仰變雅遺音誰嗣響鳳凰墩畔白雲飛髣髴英靈自來往吁嗟乎勝代人文半榛杞虞山合肥今已矣茶村當時老布衣俎豆馨香乃如此俎豆馨香亘有以百世聞風且興起黃州府志

叢說三十六則

大清一統志杜濬字于皇黃岡人詩文豪健自闢畦町有集行世

湖廣通志行業傳杜濬字于皇黃岡人以避亂寓白門氣象豪邁爲詩文自闢町畦晚一世尤精於五律博極羣書吳楚人士多就正焉

黃州府志隱逸傳杜濬號茶村黃岡人原名詔先猶陶靖節改元亮而稱潛也性狂傲氣岸淩公卿少立令譽嘗謂文體壞於范陳詩體壞於元白其所著作力砥流風崇禎己卯副車後隱江南之鍾山名公巨儒不識茶村之面者自以爲缺時游吳越山水間以寄其輕世肆志之意忠孝灌灌不形於色家貧詩文多未刊

王阮亭云杜茶村僑居金陵貧甚屢客廣陵甲辰人日

千疊五月雪如雨
湘中閣和樂長
云何處動鄉
猶湘中閣前雨
極望猶煙雨熟
稀天涯最添潸
然補此半幅不異
湘中湘水湘煙
書同煙裹一枝
疑晚香齋翻舊
乃是梅花瓶插
花自笑竹自瀟二
高臥吾盡日湘妃
泣更洗新桐葉
新齋陰老林只
許黃鸝入可憐
楚客添無言
窗外又聞急雨

大雪時鎖印無事予造訪之濤言竟日乙巳七夕余北上京師諸人祖于禪智寺即席賦五言茶村有句云記逢人日雪造我吟窮愁謂此也又于皐詠蘇子瞻詩堂堂復堂堂子瞻出蛾眉幼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冀端毅每誦之以爲二十字説盡東坡公一生又茶村送人入蜀云古意淮南葉他鄉劍外州不滅古作　漁洋詩話

又云余康熙乙巳春將去廣陵偶以公事至如皐冒辟疆襄約余修禊水繪園別業時通州八十老人邵潛潛夫及宜興陳維崧其年縣人許嗣隆山濤及冒氏諸子咸在坐分體賦詩余得七言古體坐湘中閣立成十章

喧此際鄉思但求俗安得一个啼夜猿又云吾鄉煙景境以瀟湘爲最而瀟湘之勝尤在雨中此聞命名已見真賞乃以屬和于去國三十年之楚人讀之注數行下此真瀟湘雨也查爲仁蓮坡詩話

黃岡杜濬于皇後至他日或問之曰阮亭詩如何杜曰酒酣落筆搖五岳詩成嘯傲凌滄洲又問君詩如何曰但覺高歌有鬼神誰知餓死塡溝壑 香祖筆記

朱竹垞云啟禎之閒楚風無不效法公安景陵者于皇獨以杜陵爲師是亦豪傑之士惜其阨窮以老孟貞曜所云好詩多抱山也 靜志居詩話

陳抶昇肇昌云吾鄉杜于皇濬少時英俊不可一世年廿餘挾書南遊與一時名碩相砥礪其學愈進寄余詩文一帙益變而蒼卓沈厚可以傳遠儗采其尤者登之三楚文獻錄亦一時傑出也 省齋文集

陳仲夔大章云茶村寄寓白下四十餘年往聞之鄧弗如茶村有未刻詩三千餘篇雜文一帙在上元張氏祕不示人弗如先生門人其言不妄訪之宜可得將用廣其傳焉 秋蓬集

又云先生葬時或口占云江南有客杜茶村文采風流世所尊不有滄洲陳太守誰爲營葬太平門蓋哀之也朱少文直又有句云不合時宜擬太守金錢不愛愛詩人則交美之矣變雅堂詩思深力厚每出一語初若無奇反覆吟誦精味愈出蓋胸中有書筆下無塵故也 抱

囗囗囗云杜先生本名詔先舉崇禎己卯副榜壬午試北闈不利福藩擁立考試七省貢士乃慨然南下見馬阮用事時政不綱遂絕意仕進易名濬號茶村僑居江寗北城康熙丁卯冬余過白門執贄往謁値先生客維揚不得晤惆悵久之是時先生年已七十六七篤老矣未知後此得接其杖履否 雲望堂集

又云茶村五言氣韻沈鬱得二謝神髓五律渾灝精深雅有不屑依傍唐人之意尤自成家唯七絕稍乏蘊蓄妙諦然思穎筆峭令人解頤處亦非淺根薄植所能彷彿 同上

沈歸愚云茶村詩長篇頗近頹唐又聞鐙船鼓吹歌以此得名其實頹唐之尤也茲錄其整頓有骨格者 明詩別裁

□□□云余詩文密契首推于皇武林寓中晤陳郊僧云于皇邇來爲詩一歲專事一體 扶輪廣集

□□□云都是尋常眼面前語他人卻尋思不到經茶村手便覺風趣洋溢其才高其筆妙也 國朝詩觀

金壇張公亮云于皇詩一若幽以深一若壯以麗一若內無所不窺而外無所不際蓋定乎性情而饒乎分力者也 張公亮集

薛諧孟云于皇才若春華鋒可截兒指余友范仲闇社題一一傳以新意寫其韻有哀江頭陳濤斜之志焉薛諧孟集

范仲闇云余友于皇氏所製同文千題崇尚風格則阮籍子昂譚說事情則文昌王建而出之秀藴納以精華調御古人爲才質勝故能韻空七澤柱砥九江范仲闇集

姜如須垓云觀于皇詩固極天下之奇而正自寓乃詩家之真聲騷人之逸響將令人手胝足沐而不能釋姜如須集

鄭肯崖先慶云杜子生平之所抱悉於詩若文攄之學必徵夫原本論必首夫忠孝文也而行實著焉　書帶草堂集

盧雅雨漁洋感舊集小傳案茶村與周櫟園諸名士觀燈舫於秦淮櫟園出百金置席上爲采賭鼓吹詞茶村遽起攫之曰鮑叔知我貧也就吟席上振筆直書立成長歌一百七十四句一座爲之傾倒晚年貧益甚往來淮揚閒客死金陵陳滄洲鵬年作守乃葬之於太平門之麓生平論詩極嚴於時人多所詆訶有富於財者重價購其集而焚之鄉人某搜得其遺稾行世卽變雅堂

集蓄不及十之三云

張竹樵清標云杜茶村以燈船鼓吹歌得名雅雨山人謂同周櫟園諸公觀燈秦淮櫟園出百金賭鼓吹詞茶村遽起攫之就吟席振筆直書立成長歌一百七十四句一座盡傾沈歸愚則謂龔合肥尙書續燈船之勝令客賦詩茶村歌擅場合肥夫人以百金贈之兩論不一予意尙書續燈船鼓吹櫟園出金賭詩而茶村詩壓卷合肥夫人贈金此自一時事而沈誤是歌爲顏唐則大不然行文尙體要氣格聲調次之茶村掃去依傍一燈船瑣事而衡其盛則推原江陵之當國考其衰則歸咎

馬阮之秉政一篇中于理亂興亡三致意焉能使讀者痛癢無端久之欷歔太息而不自禁是謂能見其大若但講格律聲調則當時名士優爲之要不足以下銅仙之淚脫纏臂之金也予嘗題其燈船歌後云煞尾聲傳感逝波南朝往事已銷磨蒼涼一掬興衰淚迸入漸漸麥秀歌河山半壁滿斜陽一截南都事可傷地老天荒杜陵叟新詞大好繼連昌何處閒歌不可憐秦淮絲竹委荒煙傷心寄語阮司馬慚愧春燈燕子箋麗句新詞不可删當年一字壹千鐶酒酣唱徹江關賦便是江南庾子山彩筆吟成氣若雷百金直與潑芳醅白頭流落

鍾山下只有紅妝解愛才半生繭足老雲嵐十里淸淮路未請吟罷新詩燈影白今宵有夢到江南按合肥夫人眉樓顧眉生也見板橋雜記　楚天樵話

又云黃岡杜茶村濬詠蘇長公詩襲合肥賞之以爲說盡東坡一生眞不可及漁洋則引宋人子瞻謫嶺南四語以爲二作殆不易軒輊渠只見得兩作末句相似故並舉似之其實宋人如何及得茶村且姑論其首二句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專擧遷謫一事氣象已自萎薾茶村則推原鍾毓之自以爲名山大澤中有此異人意象高遠已函得下二句意在勝得宋人一籌矣下二

語則宋人不逮遠甚宋詩飽吃飯細和詩只說得委心
任運一節茶村則云早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見得東
坡幼時立志已自卓犖一生氣節勳名從此做出末爲
羣小所中流離遷逐將以晚節師法淵明此中大有樂
天知命之學且合兩句看來見得始之爲人原是如此
而後之爲人御又如彼說得東坡如神龍行空首見尾
滅使人有歎想不盡之情端毅所謂說盡一生眞不可
及也宋人何曾夢見來 同上

又云國初名士贈茶村詩者夥矣武陵胡孝緒云狂傲
全其眞俯仰存其誤陽羨陳其年云浮雲雙皂帽落日

一新亭湘潭黃九煙云去國屈原終婞直無家李白只佯狂太倉吳梅村云一氣元音接混茫想落千山絕飛鳥新城王漁洋云詩成吟望無人會寫寄黃岡杜水東吳江潘次耕云男兒無家復無國六合飄然一孤客此類甚多然總不及龔芝麓詩茶村詩是飛仙人海月江烟供咳唾茅止生詩性靈發樸音大巧無纖詞漢高一籜冠六王無威儀數語之妙 同上

鄭樗園云茶村先生性傲才奇與世寡諧間有大力者欲刻其集而先生岸然不以屑意故稿多散佚 鄭樗園集

榆冶存文鏊云杜于皇流寓白門龔芝麓宗伯招飲演項羽故事扮虞姬者固楚伶坐客曰楚人演楚事先生楚人請以一語贈之遂提筆書絕句云年少當場秋思深座中楚客最知音八千子弟封侯去惟有虞兮不負心語關名教不得以罵坐少之 考田詩話

吳郡葉林屋闇曰予嘗論作詩須直追古人又不得取肖古人故難此意惟杜于皇能之他人不但不能恐未信也又曰杜子和潘某虎丘游眺作古人何曾到此此詩出可廢元四家畫逸品神品盡在個中又曰從來作虎丘詩者無一似虎丘者此詩出實江山之幸

頤道川師晉云沈確士以燈船歌爲類唐其實茶村七古純以氣勝閒隨筆性似乎類唐然每篇精神結聚處如平原曠野忽開靈境奇花異鳥觸目紛來殊非人間所有 變雅堂詩鈔評語

彭棣塘湘懷云荎歸愚寢食新城一本韋柳沖澹之旨故以燈船歌爲類唐其實琵琶長恨初何嘗字字鍾鍊耶 變雅堂詩鈔評語

又云東坡教人讀書如兵農禮樂作逐件理會方得實際茶村爲詩一歲專尋一體此意正相發明學者宜取爲法 同上

又云先生嘗自論其詩曰斯道猶水也水莫大於江海惟子美沛然湛然獨能挹注於江海今吾好子美之詩譬如得路程地志亦將按其理道以往趨於江海而已玩此知先生專致於工部者深也同上

鄭荔鄉方坤變雅堂詩鈔小傳杜濬字于皇號茶村黃岡人少時爲諸生有名庠序間以明經貢入太學與余澹心白仲調齊名南雍角藝兩司成品題甲乙無出三人右者一時有余杜白之目焦肚白乃金陵市語染坊中名色也未四十流離世故謝絕塲屋棄舉子業不事僑寓白下繼遯海柴桑之躅終其身如一日焉茶村峻

厲廉隅志氣豪上傲睨一世當前明崇禎之季公安竟陵之說簧鼓天下白葦黃茅從風而靡茶村獨以少陵爲師喧啾百鳥孤鳳獨鳴遇意所不可及論詩文有不合者輒攘臂與爭卽權貴人不少假家故奇貧坐是益落魄尤悔菴所云杜陵布衣踞詞壇白首罵座傖與鬱者蓋其事也然名在天下每一詩出遠近爭傳誦之吳梅村嘗語人吾於五言近體自得杜于皇金焦集而一變然猶以爲未逮若人也朱竹垞錄其詩而惜其阨窮以死引孟貞曜好詩多抱山之言不勝嘆息曹秋岳則謂論詩于今日布衣之士吾必以杜于皇爲巨擘焉王

阮亭最愛其送人入蜀古意淮南葉他鄉劒外州之句以爲不減古作賢哲品題語皆稱實昔孔道輔每與人言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茶村固非姓張姓李者其學杜詩無疑也茶村素與三原孫豹人友善康熙己未孫被薦入都茶村作書尼其行孫得書懟恚彌月既逼於朝命不得辭應試不終幅而出今取其書讀之義存諷刺意歸忠厚美疢不如惡石君子是以貴直諒之友也國朝詩鈔小傳

錢林文獻徵存錄杜濬字于皇號茶邨初名詔先黃岡人明副榜貢生有變雅堂集性傲慢不求友王山長常

以讓于皇于皇曰某豈敢如此只是一味好閑無用但得一覺好睡縱有司馬遷韓愈在隔舍亦不及相訪王于一嘗問窮愁何似答曰往日之窮以不舉火爲奇近日之窮以舉火爲奇于一笑曰君言抑何儁也王漁洋詩話曰茶村僑居金陵貧甚屢客廣陵甲辰人日大雪時鎖印無事因造訪之淸言竟日乙巳七夕寻北上京師諸人祖於禪智寺即席賦五言茶村有句云記逢人日雪造我吟窮愁謂此也又茶村詠蘇子瞻云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娥眉幼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龔端毅每誦之以爲二十字說盡坡公一生茶村與周櫟園諸名

士觀燈船於秦淮櫟園出百金置席上爲采賭鼓吹詞茶村遽起攫之云鮑叔知我貧也就吟席振筆直書立成長韻一百七十四句一座爲之傾倒晚年貧益甚往來維揚閒客死金陵陳滄洲鵬年作守乃葬之於太平門之麓生平論詩極嚴於時人多所詆訶有富者重價購其集焚之鄉人某揍得其遺藁刊以行世郎變雅堂集蓋不及十之三云其詩有雨後集含露堂言別云桐柘交陰遍蕭然雨後秋過從含別緒言笑隔時流古意淮南葉他鄉劍外州十年對知己今日更淹留又聽彰石琴云江雲飛不盡流水上空堂寂歷人誰在飈颸曲

自長哀猿吟雪嶺匹馬弔沙場此意吾能識憑君鼓數行又聞友談水東之勝云魚愛深池鳥愛叢君談句句合幽蹤憑將骨與青山誓老號詩人杜水東又江路逢秋雨客衣增暮寒北風今夜急吹月已成霜皆不減古人弟紹凱字蒼略亦能詩

李欽之祖陶燮雅堂文錄引茶村先生爲前明遺老入本朝流寓金陵堅持高節當戊午鴻博之舉闕中孫豹人亦出而應召先生作書規之謂不可爲兩截人何以能不爲兩截曰忍餓何以忍餓曰思痛擬之明初殆楊鐵崖之流非他處士忽龍忽蛇者之可比也其文借題

發揮總以寄其故國舊君之痛有若高漸離擊筑荆卿和而歌者故以變雅名堂卽以名集然而哀怨之中自成節奏洋洋洒洒仍是雅音與促節么絃如鵑啼如蛩咽甚至罵譏笑侮徒成傖父面目者迥別故不獨五言律推爲大家卽古文亦不徒小樣矣 國朝文錄

王菊門德新紀茶村入夢事云往予爲黃人士作茶村先生祠記遠想慨然殊有曠世相感之意及諸君寄示憑弔諸詩獨深契武昌王孝鳳夢茶村先生而繫以三綱將委地此老獨扶天之句未幾孝鳳萬里省親克敦內行益嘆忠孝性成人其符契也如是家居多暇客有

談吾硯友秦訥夫撤瑟事則尤掩卷三嘆而知茶村先生之示夢非偶也訥夫爲吾邑耆儒南游金陵予嘗作詩送之頗聞其攜奇茶澆茶村墓因想見其爲人徘徊而不忍去予素習訥夫與時俗落落寡合閉戸著書三禮皆有註釋當日鐙氈舊好學著曲臺者推訥夫不忝黃直卿在予實宜倣揚信齋也憶予庚午鄉舉肩輿往拜訥夫拒不見翼日徒步訪之雞黍之具作竟日談跡其耿介拔俗之高風殆與廣漢蘇翁等近又聞漢邑夏君斗南夢茶村約訥夫復爲蘇杭之游寤而寄聲訥夫如欲赴約者閱書甫畢而終是豈淳甫之生前身高密

文山之沒再世道鄰耶抑豈數十年前之澆墓因茗惠而久要不忘耶否則茶村業習禮經見茶村送沈形菴詩序與訥夫有針芥之合耶又或茶村氣淩顯貴與訥夫有聲氣之同耶予愧於茶村先生無能為役而又盧訥夫之操行卓卓不傳於世爰紀其梗概於變雅堂評記之後以為闡茶村之風而神交於夢寐者忠孝之心徵於孝鳳道義之守著於訥夫曠世相感之說古之人不予欺也

楳醰堂文集

李次青元度云茶村先生在金陵與方君仲舒善仲舒望溪先生父也金陵為冠蓋輻輳之衢諸公貴人求詩

名者踵至先生多謝絕錢牧齋嘗造訪至閉門不與通先生詩最富世所傳不及十一手定者四十七册吳梅村嘗云吾五言律得茶村焦山詩而始進閱百詩於時賢多所訾謷獨許先生五律稱爲詩聖 先正事略

丁心海宿章云吳梅村一代鉅手猶曰吾自見茶村金焦諸詩始知爲五律其折服如此茶村亦自云以少陵五古之法用之於五律故能獨闢境界然非神明於詩者不能也五律美不勝錄謹摘其尤佳者 湖北詩徵傳略

附錄一

黃岡陶　壎校

岿山集今不傳獨楚詩選白茅堂諸集中時見一斑而湘民武功詩自茶村時已多放佚今欲裒輯成編不可得謹存其遺墨於變雅堂附錄之後更益以諸家評記數則吉光片羽亦以見前輩風流之懿焉陶炯照月舸

杜岕詩文九首

同徐松之登山上人草閣詩雨餘山黛豁攜手問郊原茗色青于樹花光紅過村愛僧能種菜禮佛恰窺園默坐忘酬對都歸晝旨論

寒食同枕江作墓田春草色花信落梅風倚檻今朝立憐君客況同炊煙微覺冷酒盞不妨紅莫作焚林歎荒蕪舊絳宮

贈羅山行僧詩一鉢羅山下千針破衲縫得龕成古佛掃地種新松塔院心頭住形骸市上逢看師行烈日露頂自從容

茸城三月同魏憲姪世農作今日不宜飲愁來何所之草青猶在眼雲白已多時懶慢馮驩鋏空濛虞舜祠牡丹開又落不忍酹殘巵

獨鶴亭詩嵯峨華嶠孤一徑下雲甸荒草蔓荊榛五嶽

誰能辨有鳥從東來大翮異鄉縣武功雖尺五仰視目不眩圜吭裂層霄丹頂甚平善應惜青城游見困如句

跋

甲子八月郎趙客周貞楣譙集宗廣文金陵寓齋分韻詩廿年離緒幾回逢曉起城南酒味醲望闕有人攀老桂避塵何處覓長松邗關雁叫三江水秋浦猿呼九節筇舊事半酉詞賦在滿江紅奏不妨重

雙柑園詩無復遺書似長卿雙柑久已絕聞鶯梅花苦竹層層老酉與詩人歎一聲

皖江遊草序辛亥春日余與徐子同客雲間徐子示余

皖江遊草未展卷爲三歎焉余嘗遊金陵至皖自采石上游江始束石谾巘常開平戰功在焉溯而哪哚板子磯弔侍中之捐軀惋靖南之遺烈得毋慨然而賦乎若灊南岳也漢武射蛟作歌處宋元設制置屯兵重地皆不可無詩電發雜感曰南朝狎客無人見腸斷聲聲燕子箋夫知其興孰若知其亂嗟乎電發之詩何其風流而蘊藉哉時康熙辛亥春暮

顧子詩鈔序有明以來楚之才子惟顧赤方一人曾讀其騷賦樂府五言古體五卷赤方來白門亟索全稿僅畀排律絶句詩餘數卷共鈔若干首系之曰楚在春秋

無詩夫子删詩雖列汝墳江漢不以其國名逮屈宋以騷繼經稱與日月爭光楚之振于古以此今代詩才長沙李東陽武昌吳國倫黃岡王廷陳最著皆不能獨振其後數子益名不稱實得赤方與左史倚相子革屈宋輩稱數才子矣赤方挐一舟還楚予執其手以深山雨雪句爲贈各相規勸有古人遺意焉丁酉十月 白茅堂集

杜世農詩二首

從容菴落梅同友人作新晴同緩步蘭若號從容梅是何年樹香隨出院鐘江城吹笛苦夜雨入春濃倘可今

宵看吾將茗椀從

秋初新安道中詩澗水同奔馬千年石有痕結茅隨地勢到嶺近天門俯視雲如海遙看雨過邨未須遊五嶽只此已難言

杜世捷詩二首

謙黃天濤杜來閣分韻詩茲樓如有約高坐近秋光月亦愛良夜人今當故鄉酒酣休聽雁衣冷忽驚霜暗覺重陽近登臨興最長

友人園病鶴詩竭力留春住招攜得晩晴頻來花有約偶與鶴相迎病翮猶能舞孤懷不肯鳴臨池還照影子

汝最關情

誌序二首

方望溪杜蒼略先生墓誌先生姓杜氏諱岕字蒼略號些山湖廣黃岡人明季爲諸生與兄濬避亂居金陵卽世所稱茶村先生也二先生行身略同而趣各異茶村先生峻廉隅孤特自遂遇名貴人必以氣折之於眾人未嘗接語言用此叢忌嫉然名在天下詩每出遠近爭傳誦之先生則退然一同於眾人所著詩歌古文雖子弟弗示也方壯喪妻遂不復娶所居室漏且穿木榻敝帷數十年未嘗易室中終歲不掃除有子教授里巷間

寔艱每日中不得食男女啼號客至無水漿意色閒無幾微不自適者閒過戚友坐有盛衣冠者卽默默去之行於途嘗避人不中道與人語雖兒童厮輿惟恐有傷也初余大父與先生善先君子嗣從游苞與百川亦獲侍焉先生中歲道仆遂跛而好游非雨雪常獨行徘徊墟莽閒先君子暨苞兄弟暇則追隨尋花蒔玩景光藉草而坐相視而嘻沖然若有以自得而忘身世之有係牽也辛未壬申閒苞兄弟客游燕齊先生悄然不怡每語先君子曰吾思二子亦爲君惜之先生生于明萬歷丁巳四月初九日卒于康熙癸酉七月十九日年七十

有七後茶村先生凡七年而得年同所所著岦山集藏於家其子葵以某年月日卜葬某鄉某原來徵詞銘曰蔽其光中不息也虛而委蛇與時適也古之人與此其的也

望溪文集

顧黄公斷雁吟序老友杜于皇才情妙天下初不知其有合子也甲辰冬始識其長君湘民與論古今人品詩格瞭然不疑問所爲詩出斷雁吟十八首哭其弟柏梁作也渢然如飄風如奏枯桐破筑如聽泉三峽如荒雞遠號如桓山之禽流沫折翅逐子之猿三擲三躍始讀而悲繼之唏噓於邑不知其所致也湘民言其弟穎悟

善詩十數歲部有雨闕多向夜秋氣晚歸燈之句又聽蟲入幾層天淨雁微痕皆近日景陵集中佳語弱冠喪母嘔血斗許展轉牀榻苦吟有云風前黃葉夏能飛果以夏月卒以余觀柏梁詩讖則讖矣焉得壽湘民哭之目欲眢可謂至性過人矣夫文章者性情之至也性情之至能使薄者厚惏者廉奸臣逆子油然忠孝之心生舍是皆落稃墜蕊朝華暮菸不足道也矣湘民性孝友岸然貧約多膂力騬騎八尺駷弓六七石左右彀決拾審固旋掐磬控盡其妙而以之爲詩忠厚惻怛伉爽儁偉如其人近聞于皇乞米廣陵摭賸道人賸者何謂向

五窮贖妻子贖已卽長往不來號不來子有子如此可以自贖老子可以不來矣 白茅堂集

詩一首

王雪洲追騏送甥杜湘民南旋詩汝歸仍是客故國仍無情涼月纔今夕秋風已半生相期他日夢共愛盛時名別意難持贈江流不斷聲 居侯樓集

叢說六則

漁洋感舊集小傳杜紹凱字蒼略湖廣黃岡人濬之弟

廖元度楚詩紀杜芥字蒼略原名紹凱黃岡人僑居江陵與王軫石王漁洋往來唱和

錢牧齋題杜蒼略自評詩文不見蒼略於今五年遇阨而氣益昌家貧而學益富才老心易趾高視下宜其所著撰宏肆奡兀富有日新一至於此也蒼略不以余爲老耄過而問道於瞽請爲疏瀹其脈理而抉擿其指要則余固不能也豈惟余哉雖古之人亦有所不能夫詩文之道萌折於人心蟄起於世運而茁長於學問三者相値如鐙之有炷有油有火而燄發焉今將欲剔其炷撥其油吹其火而推尋其何者爲光豈理也哉方其標舉興會經營將新吾故吾剜換於行閒心神識神湧現於句裏如蛻斯易如蛾斯術心了矣而口或茲然口了

矣而心猶介爾如此之時而欲鏤塵畫影尋行數墨非愚則誣也柳子之讀毛穎傳也曰譬如追龍蛇搏虎豹欲與之角氣而力有不暇蒼略之詩文赳蟄之龍蛇也嘗遁之虎豹也顧欲爲之詆訶利病指摭失得蹈龍蛇之頭而履虎豹之尾此則柳子之所不暇而余能暇之乎少陵之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蒼略之於詩文旣已自爲評定則所謂千古寸心者蒼略蓋自知之矣若其靈心濬發神者告之忽然而睡渙然而與蒼略固不能自知也而余固能知之也耶 有學集

張竹樵云杜蒼略芥茶村弟也茶村峻厲廉隅遇豪貴

人必氣折之蒼略則涵俗和光木榻徹帷數十年不易

而戚友座中有盛衣冠者卽默默去之乃所謂介而和

者其伯仲並以大節著名乃楚詩選列茶村於晚明而

蒼略詩則於國朝中位置之倘所謂自亂其例多所牴

牾耶漁洋感舊集載其獨鶴亭一首氣格殆不減茶村

楚天樵話

黄岡杜武功世捷茶村第三子詠友人園病鶴云病翮

猶能舞孤懷不肯鳴第二句寫得病鶴有身分大有父

風 同上

呂德芝書杜和尚事靖州天柱縣邊苗地也有一徑方

四十里可達黔中郵遞甚便而叢菁荆杞彌亘山谷諸苗穴之以肆剽掠有行僧杜和尚者能詩歌語天下事如指掌大抵明末高人爲僧者也武勇絕倫熟遊其地欲闢此徑募積多貲具鋤斧僱健夫百餘人力事斬伐月餘成坦道十餘里諸苗羣阻之杜持鐵杖可五六十觔獨戰殲苗三酋餘皆披靡散凡三月竟成康莊當事者擬旌之笑卻去遂結庵中途獨居以護送來往數年矣一日晌後有異僧負裝木械大刀入庵釋任呼杜具湯沐聲甚厲杜訝之方事水火俛首竈前僧入其廚睨地有鐵火叉一足躡之即一足踏杜頸杜一手起僧逆

擲牆上額破僧起奪火叉拔木函刀來砍杜急拾木片方八寸許左右格避應削且盡因奪門出僧疾追走二三里時黃昏杜望山走渡小木橋因猿挂橋下僧過橋追之杜從下曳其足僧墜沮洳中杜下奪其刀問來故不應杜欲殺之亦不應固詰之乃曰知爾武勇欲降爾相幹一事今不諧殺耳復何問杜嘆曰吾老矣天下大事亦久灰心況他勾當耶然爾敢忤我亦有膽識者攜手歸庵具湯沐飲食詰朝別去杜後語人吾黃岡人先人邱墓在黃今年暮思歸正首邱言之輒嘆息泣下後不知所終康熙戊子靖州人遇吾友皮孝廉日升問杜

已歸黃否皮固不知因告余以其詳余聞而異之因書
其事將訪諸吾邑之杜氏黃州府志

附錄二

黃岡沈自申校